

15g, 北沙参15g, 石斛15g, 芦根20g, 甘草5g, 蒲公英15g, 菊花10g, 辛夷花10g, 瓜蒌皮10g。5剂, 每天1剂, 水煎服。服药后患者热退, 腰痛缓解, 无尿频、尿急及尿灼热感。复查血常规: 白细胞 $7.4 \times 10^9/L$, 中性粒细胞69.9%。尿常规未见异常。

按语:何师认为, 本案患者为肝胆郁热, 毒邪蕴滞, 损伤脉络, 膀胱气化失调所致, 故见腰痛拒按, 小便频数短涩, 尿色黄赤。同时又感受风热外邪, 故出现恶寒发热、鼻塞、头晕头痛等不适。治宜疏肝利胆, 清热解表。方中柴胡、葛根疏肝利胆; 蒲公英、菊花、芦根清热解表; 因发热致津伤阴耗, 故加北沙参、石斛以养阴生津; 毒邪蕴滞, 损伤脉络, 脉络瘀阻, 加蒲黄、赤芍以活血通络; 辛夷花以解表通鼻窍, 瓜蒌皮行气利水, 甘草调和诸药。

4 正虚邪恋证

邓某, 女, 43岁, 因“尿频尿急尿痛伴发热2d”, 于2015年6月3日就诊。患者既往有“慢性肾炎”病史, 于6月1日开始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尿痛, 伴发发热恶寒, 腹痛, 双下肢乏力。曾到当地社区医院就诊, 予抗感染治疗, 症状未见明显好转。仍有尿频尿急尿痛, 伴发热, 遂来我院就诊, 门诊医师继续予抗感染治疗, 中药予清热利湿为法, 方选八正散加减治疗。患者发热已退, 但仍有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。6月8日何师会诊, 查看患者, 仍见尿频尿急尿痛, 下腹隐痛, 双下肢乏力, 胃纳可, 梦多, 大便次数多, 约5~6次/d, 质软。舌淡、苔白, 脉细。辅助检查: 6月3日查尿常规示潜血(+++), 白细胞(++)+, 镜检白细胞506.26个/ μl , 红细胞38.99个/ μl 。处方: 茯苓30g, 猪苓15g, 泽泻15g, 桂枝10g, 白术15g, 砂仁5g, 乌药15g, 三七5g, 干姜5g, 川芎15g, 苍术10g, 大腹皮15g。5剂, 每天1剂, 水煎服。服药后尿频尿急尿痛症状消失, 复查尿常规: 潜血(±), 白细胞(±), 镜检白细胞2.26个/ μl , 红细胞1.7个/ μl 。

按语:初诊时, 门诊医师将其按淋证常见证型投以清热利湿的八正散, 起效甚微。此案患者既往有慢性肾炎病史, 何师认为患者属久病正气虚, 复感外邪, 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, 下腹隐痛, 双下肢乏力, 梦多, 大便次数多, 质软, 舌淡、苔白, 脉浮, 应辨证为脾肾气虚, 水饮内停。选用具有温阳化气行水、健脾除湿、通利三焦功效的五苓散加减。方中茯苓、猪苓、泽泻利水渗湿、通利小便, 大腹皮行气利水, 桂枝、白术、干姜、砂仁温阳化气、健脾利湿, 乌药、三七、川芎行气止痛、活血通络, 苍术清热燥湿。其方温补并用、淡渗利湿, 与“气不化水、水饮内停”病机相符, 应用于临床, 药到病除。

第一作者:钟云良, 男, 医学博士, 副主任中医师, 研究方向: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

(收稿日期:2018-11-10)

邱明义治疗干燥综合征验案1则

郑晓佳, 陶春晖

(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,

湖北 武汉, 430061)

[关键词] 干燥综合征; 燥证; 肺肾阴虚

[中图分类号] R259.932 [文献标识码] B

DOI: 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19.09.038

邱明义教授, 主任医师, 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,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 从事中医科研、临床与教学四十余年, 学验皆丰。邱师善于运用经方妙方治疗疑难杂症, 笔者幸得跟邱师于临床学习, 在此选取其诊治的干燥综合征验案1则, 以飨同道。

依某, 女, 46岁, 2017年11月17日初诊。患者自诉口干、眼干、鼻干1年余, 经西医诊断为干燥综合征, 并采取西药治疗无果。现症见: 口干、眼干, 饮水量较平时多1倍以上仍不解渴, 有唾液, 口唇有黏感。舌红、苔薄白, 脉细。此前检查血脂偏高。诊断: 肺肾阴虚之燥证。治以滋阴润燥、清热解毒, 以增液汤合甘露饮加减。处方: 生地黄10g, 南沙参、北沙参各15g, 天冬、麦冬各15g, 石斛15g, 黄芩15g, 桑白皮10g, 火枇杷叶10g, 黄精30g, 菊花10g, 土茯苓30g, 火甘草6g, 忍冬藤15g。7剂, 水煎, 每天1剂, 分3次服。12月1日二诊: 患者面露喜色, 自述口干、眼干已好转。现症见: 口唇干, 微脱皮, 稍上火, 眼皮稍肿, 舌尖红、苔薄白, 脉细。于原方基础上加入黄连10g、茯苓15g、砂仁6g。7剂, 每天1剂, 水煎, 分3次服。12月22日三诊: 口微干, 饮水量如常, 口唇脱皮好转, 眼皮微肿, 常有眼眵。舌尖红、苔白, 脉细。于二诊处方基础上去砂仁, 加沙苑子15g、玉竹10g、白蒺藜15g, 10剂, 水煎, 每天1剂, 分3次服。2018年1月5日四诊: 患者诉口干时好时坏, 鼻干, 口唇再次出现黏感, 睡眠偶尔欠佳。眼皮肿已好转, 舌尖红、苔白, 脉细。处方: 三诊处方去茯苓、玉竹、白蒺藜, 加地骨皮10g、砂仁10g、百合30g。14剂。后诊得知, 患者口眼鼻皆已不干, 口唇已不脱皮。

按语: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以眼干、口干为主要表现, 并累及多系统脏腑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, 男性患病比例较低, 女性占90%以上。对于无脏腑器官损害者, 西医临床多采用缓解眼部和口腔症状的方法; 对于出现脏腑器官损害者, 多采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, 但作用相对局限, 而且有较大的毒副作用。干燥综合征属于中医学“燥证”“痹证”和温病的范畴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就已提及燥证, 云“燥胜则干”。金元时期刘河间的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中记载: “诸湿枯涸, 干劲皴揭, 皆属于燥。”后又有朱丹溪言“阳常有余, 阴常不足”, 对阴虚证崇尚

以水制火，并据此创立了大补阴丸，疗效颇彰。由此可知，本病的病机源于阴虚及水液敷布失常。肺肾皆为人体水液代谢的重要枢纽。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载：“肾者至阴也，至阴者盛水也，肺者太阴也，少阴者冬脉也，故其本在肾，其末在肺。”肺主通调水道，敷布水液于周身；肾主水，蒸腾气化水液滋润周身。肺主肃降，肾主气化，二者共同维护机体水液代谢。肺阴虚，肺肃降失职，火热上升而耗津于上；肾阴虚，火热不得寒水之滋润而燥烈灼阴。再者，肺乃肾之母，任其一脏阴虚，皆可损及另一脏。阴虚日久则易化火，火热反之又易伤阴。在温病的发展过程中，化燥伤阴始终贯穿其中，津液的盛衰直接关系到病情的转归^[1]。由于肺胃水液代谢敷布失常，故而出现眼、口、鼻干等阴虚之象。阴虚日久则易伤阴而化火化燥，因而出现舌红、脉细。综上，本证的病机为肺肾阴虚，水液运化敷布失常，化火化燥，治当滋阴润燥、清热解毒。

本案一诊时患者以眼干、口干为主症，并见舌红、脉细等阴虚火热之象。水竭无以制火，故在选方上以增液汤合甘露饮主之。增液汤由玄参、生地黄、麦冬组成，《温病条辨》中谓增液汤有增水行舟之功。甘露饮源自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。方中生地黄、天冬、麦冬、石斛、南北沙参均是很好的清热养阴之药；炙枇杷叶能清肺热兼理气，气利则可行水液；黄精功能润肺益肾；菊花、土茯苓、忍冬藤清热解毒；炙甘草主以安中，调和诸药。此二方组合，以甘寒咸寒之剂滋养肺肾之阴，此为本；又以苦寒之剂清泄其火，此为标。恐其苦寒伤阴，故去玄参，其余苦寒药量亦少，且以甘草缓之，调和诸药。二、三诊时患者口干、眼干、鼻干症状明显好转，然出现口唇脱皮、舌尖红等心火亢旺之象，此多由肾阴虚严重，水不制火，虽用药增源壮水，然而尚不及火势之急，故治疗上除原方继续壮水的同时，加以黄连清泄心火。患者所现之肿象，或为肺肾阴虚，无以输布水液而形成的局部水液停聚。若肺肾之阴得复，则水液运行正常，水肿即去；或为水液代谢敷布失常，损及脾胃，脾运化水液失职而见局部水肿。此外，由于肺肾阴虚，肺金伐木无力，肾水养木无源，故肝木疏泄失常。综合诸因，在治疗上以茯苓利水宁心，砂仁醒脾和胃，沙苑子补益肝肾，玉竹养肺胃之阴；此处尚用白蒺藜，《景岳全书》中言此药“去风解毒，白者最宜”，可入肝、肺、肾经，散风明目益精。四诊时患者诸症时好时坏，多是由于病情发展及环境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，故加地骨皮清

虚火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言其能“去下焦肝肾虚热”；同时患者出现睡眠偶尔欠佳，由于阴虚为本，心火仍在，因而加百合以养阴润肺、清心安神。以上诸药综合调理，终取得良好效果。

治病当求本。在临幊上，干燥综合征的症状往往不是以单纯阴虚症状出现，而常常阴损及阳，病久兼阳气虚衰或阴阳两虚^[2]。因此，在治疗干燥综合征时，应谨慎辨证，求其干燥之本，兼以治标，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，对方药进行斟酌加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维,丁园园.从三焦论治干燥综合征[J].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,2013,20(3):88.
[2] 金思佳,胡平新,鲁盈.干燥综合征的中医诊治方法与思路[J].贵阳中医学院学报,2017,39(2):3.

基金项目:邱明义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

第一作者:郑晓佳,男,2015级中医专业(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)本科生,研究方向:中医学

通讯作者:陶春晖,男,医学博士,副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研究方向:经方的理论、临床及实验研究,E-mail:827590428@qq.com (收稿日期:2018-11-22)

听神经瘤术后 面部感觉异常验案1则

夏艳茹,韩宝杰

(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天津,300193)

[关键词] 面部感觉异常;听神经瘤术后;验案

[中图分类号] R277.751+.2 [文献标识码] B

DOI: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19.09.039

听神经瘤术后常出现面瘫、听力丧失、饮水呛咳、声音嘶哑等后遗症，缠绵难愈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及工作。笔者跟随韩宝杰主任医师，对1例听神经瘤手术后出现面部感觉异常患者采用针刺加TDP治疗后，症状较前明显改善，现介绍如下。

患者，女，46岁，2017年9月4日初诊。主诉：左面部感觉异常1年余。患者于1年前因听神经瘤切除术后出现左侧面部感觉异常，不可名状，未予诊治，现为寻求针灸治疗就诊于我院门诊。现症见：神清，精神可，语言清晰流利，面色少华，左面部感觉异常，咀嚼力弱，口甜，纳少寐安，二便调，舌淡暗、苔薄白，脉沉弱。既往史：听神经瘤切除术1年余，否认其他病史。BP 118/81mmHg。西医诊断：听神经瘤术后遗症；中医诊断：面瘫（气血亏虚证）。治法：补气养血、调神和胃。选穴：内关（双）、人中、四神聪、足三里（双）、关元、气海、中脘、合谷（右）、面部阳明经筋、四白、太阳透地仓。操作：患者取仰卧位，75%乙醇常规消毒，选用0.25mm×